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五卷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即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知臣所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人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

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
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吾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
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
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
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
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
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不出乍
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
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
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
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

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
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
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
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卿
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
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
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
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克謀所畜皆非君卒者也柰
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父計以撓我之
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
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

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充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疆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席帝六世之疆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右三卒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疆者其所攻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

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

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

粟下無應者改法權家本推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

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

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

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

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為通漕運盡地

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困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

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瓊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

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

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

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為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汧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閣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汧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

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來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汧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

鄧西北至水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徃徃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泂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通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百日入關而不絕泂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居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家難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主人于武

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宜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擢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決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口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竹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懇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况曆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

時兵興用之趙過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姜
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
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
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
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連置田官
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
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
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廷緩而不田者知地利
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
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

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
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合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
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
月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
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
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二不若與商
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
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其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
議者屢言二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
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
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復舊價則貪利之商

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弊爾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遠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難以術利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可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

適足使小商不末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始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器得利雖薄猶將勉而末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宥裁之使無積貨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胃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大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国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五卷

歐陽公文集四十六卷

上書一首

准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月日臣脩望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

一家蘇無此

臣近准詔書

許臣上書

一作許許字言事臣學識愚淺

一作昧

不能廣弘深遠以

明治亂之原望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

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

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

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

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一無此字納一言而可用雖衆

說一作義不得以沮一作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

無難治矣一本治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一作騷然陛下

恩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困一作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

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

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文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

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

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者民力今

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

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

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

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紛至於臨事誰

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臣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

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向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

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

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

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

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

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况一作豈如今日承

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

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作用字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

三字一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

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

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本有煩不信賞罰本

有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

不震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

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

知用能一作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帝一有二字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

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

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

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

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家一作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

莫又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之術也惟能自執威

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二帝又盡有漢

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

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

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

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

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

又無小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

一有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若一日

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

柰何為三弊之因循而占脫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

多變則俗一有不信令頻汝則下字難從一作今出令之初不

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

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

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礼行下畧

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

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

官吏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

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

令之弊一有字也用人一作人君之術不過賞罰一作法不過賞罰而一作

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

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

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一作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

法一有及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畢定天下者其

賞罰之一作法皆始此也一作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

之際是非大將以無功一作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

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

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

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

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

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

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問老弱病患短小

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每是有点兵之虛名而無得

兵之實數一作也新習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

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

一作嘆噉也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之人又無訓齊精練

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一作家誤藝一作也

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

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刀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

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

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

也以草也一作先實之法教老一作少怯之兵執鈍所不堪之器械

百戰百敗理不在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字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

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言直字大者五

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勇兵鬪智不聞多前代

用兵之人多者屢敗少者常勝漢王莽等以百萬之兵遇光

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

東晉二十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

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營復以一萬人破袁紹十四五

萬一作四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

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五千人其後

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立功塞外者不可勝數蓋

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為多

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此無為今計者一作臣添兵則耗

國減兵則破賊今公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

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
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之一作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
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
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
十萬中可得一有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
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
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延日月賊雖
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
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十或出於五或出於奴僕或出
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

一

作

選將之路太兵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人品則英豪之

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局馬一夫之勇則智

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

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之一作快快而去則古之屠

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

家誤

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

一有委之

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

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

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

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者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局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

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一作為報又下有又
何患於無將哉一句

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

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盍累世之財

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作其無國力

况未若二無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詳所以磬

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

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

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作而無人敢當其事賊

有速擊之便一作而無將人一作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

耗民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

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奸僅四十

年不敢交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也蓋中國頗為

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若能勸勵諸將選兵秣

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

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調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

通謀欲併三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今

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

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

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

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

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寇期分路來寇我

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

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無方盛我兵未練誤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西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臣言為密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

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偏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

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

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

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

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

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

差遣一作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

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舉主轉官為進賢犯

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

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有賊汙者各舉貪

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利求之人性庸暗者各

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

便與改官則消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誅求者

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

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

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

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家誤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

人不能王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

北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

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

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

宜乎詩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則功實則

材材一有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

得而用者為方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

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止地理逆於下人心

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

淮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六卷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七卷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命書

脩頽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躰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

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

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

游談布衣之賤往上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

逆濟以明哲之材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

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

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

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輦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
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
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工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
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
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
宗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
恨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
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
成功不限遲速其近至京師要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
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為浮議所
後伏見自至關西碎士某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

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宣誤作事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

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怪豪俊之

事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耳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

然尚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健待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

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宣誤作惡焉若脩者恨無他

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宣誤作徒也一

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

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為辭更無

可往之理惟辛察有焉字

答李諷宣誤作謝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銓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

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反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一作與吾子辨况脩未及孟荀揚韓之一日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正度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光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辨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為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荅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銓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

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孝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孝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与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乱也禮樂之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子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
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性穢
故曰非孝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者成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
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來善果惡但
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蘇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宣誤故
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
可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宣誤之及於此而
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及於此而
不暇也又以

昔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
人之皇皇及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
立法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
誠於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者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孝乎予曰
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
人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
不飾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
為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家誤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
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
得休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
紂惡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

以存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無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非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無惡念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亦為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則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謹則失而入于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遠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相近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雖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此一字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詭譎者可以息浮議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為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之道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西來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益言本不見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柰何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則善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退而為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

為學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成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素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經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家本長蠹經傳移此態習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而獲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善為此則受禍此明効於當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憶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於此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譽於世則莫若順時

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勸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有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鄙細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悵悵莫有開之

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世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為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然而見若有所責一作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辨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謂焉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讀無詩者如何其用功少而至一作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

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

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區力後

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道未足而疆一作言者也後

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本作故

愈力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然不出於軒序无

焉此句雖行乎天地一作入于淵泉無不知也一有何患先輩作

足之文浩乎需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

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

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課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

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去後臺門之闕而已困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真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陛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持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太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用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有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家作上而言

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
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
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可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
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
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
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
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
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
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
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
執事而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
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
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
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
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
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有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
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
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
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

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
流離窮一作本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
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無
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神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
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
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
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
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
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
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

又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
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
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者千歲失傳之繆范乎前望已遠之聖
人而不可見杳子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
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
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
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
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
度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
一無此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勤矣一有甚於凡其
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

脩學性一作不敏明而又無疆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
以補六經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忽忽不其一本具字作惟一有以自
愛廬陵歐陽脩拜

歐陽公居士集四 七卷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八卷

策問十二道

武城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
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
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
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
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
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
可信歟夫衆辟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
以驗其言然歟不然商周末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

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
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
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
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
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宣謨豆耳不聞弦
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九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
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
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
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紋緩而迂鮮近

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
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
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
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
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
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
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
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
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

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畿井容民畿家王官五族之國邑畿數民之貢賦幾何如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入而難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可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成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居民處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

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家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

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而矣其州縣大小邑

已作字問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

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

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均一作民刑以防之

其淺者耳一有蓋不可今自宰相至于州縣

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

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一有况民之混乎此專務其淺而急夫治大以簡則

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

則化丁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

其可簡一作大者頤而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

政未成生民未蘇誤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

簡之宜法政施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

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

其原何自諸本作脩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乱通古今士大

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

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者異一作乎聖人

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

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心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
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
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
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
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
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
知而三字一作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
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
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
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
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
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
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
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
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
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如禹貢之為
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
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

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蘇說作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蘇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本脫此字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入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祭一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名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

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諸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

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者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華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宣蘇作一道而後二首皆題又一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家宣蘇則穀祿不中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迄今日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惡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

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作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深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予不語怪者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

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鷓鴣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休備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

哉董仲舒以為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字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

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家作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

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自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備仁義忠信孝弟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耳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鳴

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耶原天三代
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迄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
失其本致其反古宣蘇作反本而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
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
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
重欵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欵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
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未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公居二集四十八卷

歐陽公文集四十九卷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
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
旱一作重事也此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
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
呼之氣十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
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
以責文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
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

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
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
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
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
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
宣蘇俱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
作畝田塞其責今吉作合今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
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
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

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人信於此地之人神其
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有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
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
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水旱則相枕為餓殍夫豐
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
矣秋又大熟則歲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
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頗在近郊山田僻
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
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

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秩宣訛作秋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臣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也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脩城祈晴祭五龍文

雨澤於物傳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孰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北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否當且有又祭城隍神文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未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宣蘇作不能知一作為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

神所見近蒙朝宜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受福
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各必有
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
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
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上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脩其職上
脩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慢作上則惧神罰妨民沮吏豈又
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各難
進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祖皇帝文滁州

惟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
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
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父一作也
孰宜愛其一作除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
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
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動有法今約束違則有罰
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
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乎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
頃刻之間一有孰難也宣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
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為也况滁人一作民畏
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也一有深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

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脩輒敢一作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其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於一作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頌一作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宣蘇本此四字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饉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脩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脩其闕而動千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

哀賜之豐年福及遠迹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太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重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聽也然而明天子閔上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第走祠下董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

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

一作簡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
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
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
方隆謂當稱之齊大之昏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
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
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
玉位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
生不及門葵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

一作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堇用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性明於誠履
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
者昔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
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
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
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
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廢泛水芟之清香及告還一作
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
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
中壽而位止丁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

或賻其家或乃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
偶也壽夭數也一作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
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
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
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
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之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直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酌而枯善惡賢
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
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
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
官之靈曰昔官夷嘽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祭諫列榮辱雖
異實皆羈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
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堇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
生萬物與吾人孰愛僧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
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
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

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壽一作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斷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誰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水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逝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筆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

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予之多未必若愛予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片逐困厄艱屯舉世知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取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諸隱凡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宣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宵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于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九於文章焯若是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妾可無於墜夫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

循此一躋冀以慰子聞平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蛭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靈靈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什如麻須臾霽止而回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家作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七子美來舉子觴尚饗

祭鄭宣微文

堇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脩家宣此上二字曩在揚屋公為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許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申朋舊之私永訣家誤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蘇本無皇考二字

男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祭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

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
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弟者而今董以
古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歐陽公居士集四十九卷

歐陽公文集五十卷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董以清酌度羞之
奠致祭于故大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
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予
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貴富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
抵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
相韜言本能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
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蘇完吳手書來復計
已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譔今而一觴涕淚沾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宣蘇家本皆無資政二字

月日廬陵歐陽脩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許公曰彼善公為樹明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讐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言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傾巢破殼披拆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

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尚饗

祭杜祁公文

諸本皆無祁字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董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於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

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惟街肆寫恨有涕漣而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輩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声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起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

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早墓之間忽然而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隕泣至於失声而長號也去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又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遷云長逝一作往此摺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人之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玖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輩率具官呂公劉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

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官所至皆然但當
行樂何以憂患于去一作河南予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
合晚被選推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材過分可愧
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
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
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
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今
去我今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家傳行錄辭子凡余
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声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八月朔日曾孫具官脩堇以清酌奠

羞之莫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
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
考之餘休事有爵祿林薄任重謬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
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
自而欲潛光閔德發耀有時俾宜為臣子者退得伸為於
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
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
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堇遣
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諸本無

皇考太師祭文

祠子具官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勿罹乳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拾家作拾假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堇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堇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樂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會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焉焉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貴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貫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堇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而車其行禮備哀榮奠家與觴為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重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義本堯舜之心克恭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八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千翌持

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糞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踴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重言

祭一作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重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髮鬚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

金聖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九莖奈何荒
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榮但見牧童樵叟歌吟
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伊嚶今固如此更千秋
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
兮獨不見夫纍上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
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惻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
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八日具官備重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游
儒館當世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家誤惟公松柏凜上寒

標他人靡礪爭出

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

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
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內辰具官備重
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忘友留臺給
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物不能道其形及為
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
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敷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
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事通於今古
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

至使良賢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室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曾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稱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思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至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斷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救臧倉是以君子

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

諸本誤作殆

榮華之銷歇嗟泯

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波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珎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淚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

長文一作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重遣公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龜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願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空堂早接集筵之未紫

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畧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
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曰
首來哭素帷飲醕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焉哀一奠不知涕
泣之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重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
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
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
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徒其年壯
志銳而意氣橫出林宏業一作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

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為幸也而
公以榮名顯仕為之養綵衣而戲悉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
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為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為父母
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
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苦出之間而愛子而
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為二子
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為之出涕况
於親戚朋友乎况如修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
乎夫世之舉遠以為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闔有南海齊臨東
海使修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為恨又何涯哉

青州求晴祭文

求一作祈諸本無青州字

維年月日具官備董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
而言曰夫麥之為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
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懷之此
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
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
所夫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
以償之夫豐歲可得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
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
坻宣家本而傍徨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
使皆化為羽翼而飛揚宣候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
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

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
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
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為請尚饗

歐陽公文集五十卷



